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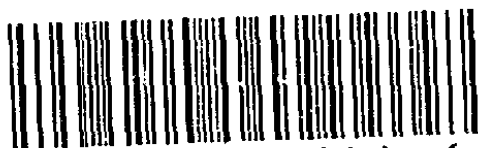
田園鳥

姚雪帆著



田園鳥

姚雲帆著



3 0581 0744 6

+14199

自序

這是詩集嗎？不管牠！天地間從此又多了一部書，總是真的。假若始皇帝投胎轉世，說不定牠也有緣恩蒙火葬的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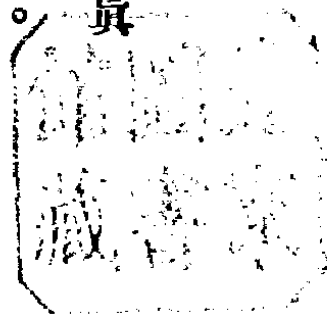
這是閒話，也許是謊話，壓下不提。

在這裏，我也曾嘆息着，所好尚未擺動起狗尾巴；也曾激忿過，慘愧亦未博得衆人的喝采。

無能跨上烈陽的脊背；醉擁明月以蜜夢，我猶未屑。

我是我。我非天堂上如花的仙人，亦非地獄下幽囚的鬼奴。我的周圍很是平庸，當然，我也不敢承認我是個平庸當中的「出乎其類」者。

這裏的東西，作算是詩吧！大家甘願讀一讀，便買上一部



，不願買，向別處借得來，也無不可。假若你不願讀，那祇好請便，那是你的自由！你讀了，如有些意見，你儘管寫出，不妨，那也是你的自由！

藝術的生命是真實。大家相見也似乎應以真實爲禮！

人說：目前的時光，已不容人徒然的嘆息與激忿。是的，我現在也彷彿蹙額計劃着明天的路程。

二十一年春到二十四年秋這當中所寫的，一小部分收在這裏。編排，大概依照年月的先後。

競之，方富，仙舟，霞生，仲明，品君，蓉子，向若，玉子，玄暉，小秀等諸友，好意爲我刊印斯集。諸多犧牲，讓我在此來一個「敬禮！」。

二十五年的第一天

封面

唐明庚

目次

自序·····	一
我默默地·····	一
春·····	五
靜·····	七
病·····	九
初秋的園子·····	一二
金粒的夢·····	一五
失掉慈愛的孩子·····	一九
濬河委員·····	二二

十字架	二五
無題	二八
擣衣女	三〇
白玫瑰	三二
初戀的心	三四
金色的窗	三六
這座古城	三八
過去	四一
隴海車中	四三
徐州隴海站上	四五
垃圾堆的世界	四八
故園的春	五二

春雨鎖禁了村莊·····	五五
夜雨·····	五八
秋月·····	六〇
答百忌·····	六二
鬼曲·····	六四
秋·····	六七
猴子戲·····	七〇
無題·····	七七
鍾手·····	七九
恐怖·····	八五
無聲的古潭·····	八七
紫藤花·····	八九

丁香花·····	九一
詩人與貧人之春·····	九三
思·····	九八
絕望的希冀·····	一〇〇
夜之哀歌·····	一〇三
最後的一顆星·····	一〇六
田園鳥·····	一一〇

我默默地——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順着腳，

街頭，巷口；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飛逝了的心，

任雨意把牠溼透！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投來了笑聲，淫蕩的，

迸自綠酒杯邊女人底口。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汽車飛過，嗚嗚地，
泥水跳上了衣袖。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號呼着，一個盲乞丐
跪伏在酒樓底門首。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我默默地低着頭，

緩緩地，緩緩地走；

雨聲重了，

黃昏又披上了黑綢。

緩緩地，緩緩地走，

我默默地低着頭。

春

春風最是催人老，

試看貧困者底

顰黑之面目與星星之白髮。

牠們有眼沒望見啼鳥落花，

夢也不會遇見，

晝晝夜夜，和飢餓作殊死戰。

柳芽，榆莢……………

無奈何作了抗爭的武器，

遊春的士女得不詛咒暴恣風景嗎？

人似紙紮的人兒樣。

命運如天空上的風箏，

不提防那一時會被東風吹斷了絃。

靜

探身嗅取杏花的香味，
猛抬頭望見當空的半輪月，
太陽剛已西沉的黃昏，
西天上飛起幾片紅雲，
風熟眠在嫩綠的枝頭，
院子裏沒有人聲也沒有鳥吟。

空屋裏一盞煤油燈，
佈散着陰霾的哀情；
木椅上斜坐着一個異鄉人，

他閉起眼來彷彿在聽——

牆根的鼠叫，壁上的鐘聲。

寂寞撐破了屋子，

從門窗裏襲來了料峭的寂寞的風。

病

和床第結成形影不離的朋友，
藥鍋也願訂莫逆之交；
但我們却相對沉默，
如他鄉之初逢故人。

仰池裂開了洞黑的胸口，
牆角保存着蜘蛛底古典的作風，
破舊的呢帽和長衫做了牆的裝飾，
古老的窗櫺裏哼着一隻綠頭蠅，
綠衣的熱水瓶兀立在案頭，

門後的耗子敲打着煤油桶，

院子裏羣雀兒噪鳴，

屋後面響着尖厲的打麥滾子聲，

雞拖長了沉悶的聲音報午，

門外走過去叫喊着的賣杏童，

遠處傳來了落寞的雞啼，

樹搗起了燥熱的渺茫的風。

夏日底輪軸銹了，

望不見螞蟻底塵影！

天空埋伏下絆腳殞了嗎？

太陽失去了行徑！

久病了的身和心，

有如秋夜天邊上的，

一粒搖搖欲墜的小星；

化作幽微的嘆息的，

是未熟的梅子之柔情！

初秋的園子

初秋的園子，

已花殘葉老了，

更何堪這斜風細雨之早晨。

從夢裏醒來

披衣下樓，

撐起一把紅紙傘

在鋪滿了蒼苔的小徑上緩行，

默默地，默默地，

靜聽這無邊的細雨之聲。

寂寥的天，寂寥的地，

爛熟的桃子寂寥的落下來了，

淒酸的爛熟的桃子味噲！

殘紅睡在腳旁，

落葉打在傘上，

木槿花的臉蒼白得可憐。

紫藤爬滿了短牆的週身，

薦蘿披上了矮柏的頭頂，

牠們也在默默地、默默地，

靜聽這無邊的細雨之聲。

默默地，默默地，

靜聽這無邊的細雨之聲，

撐起一把紅紙傘，

在鋪滿了蒼苔的小徑上緩行。

金粒的夢

微風幌動了樹梢，
樹梢正低訴與黎明。

淺草馱着沉重的露珠，
疲憊無力的日光朦朧。

牛歌聲流蕩在秋之原野，
天邊的殘星正凝目諦聽。

田耕熟了，耗盡了人力與牛力，

準備最近種下去五月的金粒的夢。

金粒的夢是可靠的嗎？

有誰敢出而畫押保證！

縱金粒的夢是可靠的，

誰能蘸退苛捐雜稅的鬼影？

縱金粒的夢是可靠的，

誰能着手回春穀賤的不治之病？

縱金粒的夢是可靠的，

誰能償飽高利貸者饕餮的心胸？

金粒的夢裏會生下蛀蟲，

牠把金粒的夢腐蝕得空空。

金粒的夢後張舞着凍餓的爪牙，

牠要生生地吞下金粒的夢的幽靈。

全部的牛力與人力不值一文，

金粒的夢只是個金粒的夢！

金粒的夢是個堂皇的騙子，

牠騙取了農夫的廣大的生命。

農夫亦知金粒的夢是不可靠的傢伙，
但到頭來不得不俯首撥入牠的牢籠。

牛歌聲流浪在秋之原野，

秋之原野上漫踱着寂寞的秋風。

失掉慈愛的孩子

敗葉騎在狂風的背上叫嘯，

狂風的鐵蹄雄健的捲起潮天黃霧。

太陽失去了牠的美麗的光輝，

這兒是混沌的洪荒的世界！

黃霧的急湍裏浮沉着機條黑影，

那是蓬頭垢面赤腳光頭的孩子。

他們各自帶一隻籃子，一把條帚，

爭掃着從大風背上跌下來的落葉。

他們的破軍褲，破棉襖、瘦削的肌肉，當然抵擋不住大風的凶猛的襲擊。

他們的嘴頭凍得像紫色的豬肝一般，臉黃得像黃色的紙，黃色的霧。

但他們絕不顧及那些，爭掃敗葉，似乎那一片敗葉就是他們的一顆生命。

呀！這是誰家的孩子？

他們有慈愛的娘也有慈愛的爺罷！

可是這兒是混沌的洪荒的世界，

有一些孩子早已失掉了爺娘的慈愛！

濬河委員

單子燈睜着炯炯的潑辣的眼，
從窗縫裏跳進來一陣陣秋的夜晚。

燈影裏洋溢着杯盤的合奏，
黑的眼珠，白的牙齒，紅的嘴唇……

從媚人的笑渦裏涌出來一點點的酒滴，
勾魂的秋波便暗暗的傳送了。

酒和肉的香氣薰透了四壁，

洞裏的老鼠深着嘴，垂涎三尺。

上席潯河委員老爺的題，像紫色的茄子，
下首區長和助理先生的眼，如晚秋的暮靄。

席散了，委員老爺滾上了烟榻，

烟霧，酒氣，肉香，把一切吞沒了。

烟給委員老爺加足了馬力，

聽聽吧，他的鋒利的雄健的談吐。

夜風挾着大水魔翼下的無邊的哭聲，

秘密的彎曲的送進這屋裏、這烟榻旁。

十字架

當耶穌被猶太人凶蠻的釘上十字架時，
他的淚便如珍珠般的一串串地滾落了。

他雖能沉默的忍受着那殘忍的苛虐，
但眼淚却不能止得住叫牠不流吧！

可是淚流激蕩中完全沒有懺悔的聲音，
那純是一片痛楚的憤激的悲壯的調子。

天堂？他舉起淚眼沒有尋見，

他原早知道天堂是築在綠色的渺茫的夢上。

他並非爲入天堂而自造苦痛的梯子，
實在是惡魔把他逼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的遲延的凌辱的酷刑，
大不若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之爲快！

耶穌的淚仍是珍珠般一串串地滾落，
遲暮的秋風這時正捶擊着禿了髮的樹林。

後來他慢慢地閉上眼，慢慢地死去，

惡魔站在旁邊歡唱粗野的枯寂的凱歌。

無題

那遙遠地遙遠地一顆明星，
現在是掩藏在玄色的雲幕後面。

他感覺到世界是異常空虛與冰冷，
人生的味，正如臘的味，水的味。

從蕭索的心絃上彈出無聲的悲歌，
悲歌裏濺出來沒有光輝的淚水。

這淚水似經年跋涉沙漠的駱駝的淚，

又好像秋背後的風霜下的黃花的淚。

皺紋在他的額間築成無數條的墓道，
牠要把他的罪愆與生命深深地埋葬。

可是他還願再見到那遙遠地遙遠地一顆明星，
他最後還希望吹來一陣暴風把玄色的雲幕揭開。

擣衣女

素裝的少女擣衣在池畔，
她似池裏的白蓮花，
但，白蓮花比不上她。

砧聲敲碎了她的心，
她顯然的疲乏了，
額上滾落下一顆顆馥郁的明珠。

當她停息的時候，
偶然，照見波中的美麗的倩影，

桃紅的雲登時湧上她的雙頰了。

忽然，池畔瓦房裏漏出來一串調情的歌聲，

她惘然的舉起那一對迷人的眼，

但即時又低下去了，

又惘然的悵望着波心。

白玫瑰

冷豔的秋悄悄地緩緩地去了，
小園中只剩下一朵殘敗的白色的玫瑰。

夕陽的薄紅暈上了玫瑰的瘦頰，
青春又似乎飛向她的身邊了。

暮色慢慢地塗重了黃昏，
玫瑰的婀娜的腰枝在冷風前搖曳。

五月的熟透的櫻桃般的少女。

珊珊地來了，癡癡地立在玫瑰花前。

從她的豐潤的頰上漾出夢樣的微笑，

在微笑裏她有意無意的折下了這朵白色的玫瑰。

她於是又珊珊地歸去了，

在蒼茫中她唱着寂寞的飄渺的歌。

初戀的心

初戀的心 像枝頭的葉子，
在風前，牠慄慄地危懼。

初戀的心，像春朝的薄霧，
在花外，牠輕輕地裹住。

初戀的心，像天邊的小鳥，
在雲間，牠渺渺地飛逝。

初戀的心，像一杯玫瑰，

在舌尖，甜之中帶着幾分辣意。

初戀的心，像一枚橄欖，

在嘴裏，味雖清淡而却悠遠。

初戀的心，像一枝洞簫，

在夜間，使人傾聽且能使人流淚。

金色的窗

當光亮的太陽還未窺伺東方的金色的窗時，
婀娜床上的幽夢般的羅帳正深深地垂着。

天地像一具陳腐的棺材，一所荒野的墓田，
到處飛衝着冰冷的火，鉄硬的烟，千鈞重的鴻毛。

這兒是什麼世界？朋友！你要問死神匍匐嗎？
否則，在死前，你總得從頸圈裏抽出你的頸來！

血海裏漲出來的紫色的潮水定會淹滅那惡魔的毒箭，

惡魔的屍身將要被神武的地球拋到歷史的牢窠裏去。

此刻姍羅娜的羅帳慢慢地撤了。東方開放了金色的窗，
朋友！你更不要把自己鎖在房裏，躲避那溫和的陽光！

自己製造一種人工的黑夜，是再可憐不過的事吧？
朋友！你願做一個嚙蝕嬌嫩的蓓蕾的妒花的蟲嗎？

這座古城

我渴念着這座我第二故鄉的古城，
我馱着滿天的霜滿天的月向這裏出征。

囚籠般的馬車顛簸得令我頭痛，
冷風一陣陣襲擊着我戰慄的身軀。

在薄紅的夕照中我伏入了古城的懷裏，
可是古城於我太冰冷了，像一顆冰冷的心。

不久前的大火的殘骸投我以慘敗的目光，

往日的巍峨的建築立刻在我面前閃過了陰暗的鬼影。

擠兌狂潮中商會門前的貧賤者的血跡彷彿猶存，
票商的門口尙排立着武裝的貓狎的無恥者的狗。

摩登女郎的細腰肥臀扭動在雜沓的人羣中間，
美少年露頭角 革履聲要震盪了石頭大街。

街頭巷口逡巡着囚首喪面幽魂似的乞兒，
『老爺！』『太太！』伸出來瘦削的黑污的手。

商店的留聲機拚命的歌唱、門面粉飾得十分輝煌，

可是再也粘不住顧客的心，挽回既倒之狂瀾。

電影院大廉價，每位二角五分，

可是開演後座上的客有如欲曙時的星辰。

這座古城早塗上了寂寞的灰暗的悲調，

我的第二故鄉啊，你和我一樣的青春逝去了嗎？

過去

過去，終成了過去了吧！

無論那是光榮和恥辱・尊貴和卑賤。

過去，永遠的連續的成了過去了吧！

那就如揚子江水滾滾東逝不復回頭的一般。

朋友！你想把過去拉回來嗎？

那只是个幻想啊，猶如耶穌教徒夢入天堂！

過去變成一片汪洋的苦痛的海，

海裏面嘯着清冷的淚潮，沉重的潮聲！

朋友，你也不能把過去槍斃了啊！

牠在你歷史的頁上依然睜着靈活的巨眼。

你從牠的巨眼裏吟味着人生的哀情吧！

朋友，你不要吟味也要你吟味的啊！

隴海車中

生活的血跡淋漓地洒滿了長征的路，

他疲於奔命的在長征的路上不停的喘吁。

他無早也無晚，無晝也無夜，

太陽和月亮從他的身邊早已偷偷地逃亡。

機輪軋碎了他的生命的花朵，

他的青春的華蓋也被黑煙慢慢地捲了去。

於是他的生命的花片，點點地散落在原野上城市裏，

一任人們藐忽與踐踏，一任人們嘲弄咒詛。

猶在惋惜着嗎？他絕不爲他自己而惋惜呀，
他的生命輕似冬日裏一朵飄落着的雪花。

狂風會捲來的嗎？他願駕着牠上升蒼空，
他願把他的生活的血跡淋漓地塗紅了長天的壁。

徐州隴海站上

吼呀，叫呀，走呀，跳呀，淚的渦流，笑的彈奏，
這是個混亂的世界，混亂做了這世界的唯一的至尊。

物的堆擠，人的傾踏，車的怒衝。

滾着烟，滾着頭，滾着濃烈的迫切和倉皇。

黑黑地天，冷冷地風，熱熱地肉，

肉和風的搏戰，風的狂捲，肉的狼藉。

這裏似乎沒有火的影子，火的蹤跡，

這是一條冰流，冰的海，冰的洋，冰的王國。

這是一羣人，這是一羣駱駝，

他們個個的背上馱着沉重的載，沉重的悲哀。

他們將要走到那兒去？那兒去？

無限的沙漠，無涯的時光的玄色的海。

夜猶是沉沉地，夜猶在冬之懷裏酣睡，

誰知在地球這一個角落裏正演着混亂的劇。

這是一本演不完的劇，這是一隻猜不透的謎。

吼呀，叫呀，走呀，跳呀，淚的渦流，笑的彈奏。

垃圾堆底世界

垃圾堆，

山般的垃圾堆，

寶藏着：

髒的布，爛的棉花，

碎的紙，黑的炭塊，

污的泥，白的骨骸，

排泄物，喘吁着氣，

腐敗物，咕嚕着嘴，

肺結核菌愜意的舞着，

花柳病菌會心的笑着，

全城裏每一个人底，
被每一个人遺棄的。

這兒是垃圾堆底世界，
垃圾堆底世界上面，
豎立起一簇簇的茅屋，
矮矮地，豬圈般的。
永遠徬徨着苦悶的煤烟；
電燈場嘔出的煤烟，
麵粉場嘔出的煤烟，
大工場嘔出的煤烟；
這兒是煤烟的國度，

被全世界每一個人忘記了的國度。

生長在這國度裏的人，

毋論男人，女人，

小孩，剛會說話挪步的，

都被放在壓榨機上，

不住的打，

不住的抽，

不住的絞，

於是灰白的腦汁，

鮮紅的血液，

一股股一滴滴的流出來。

他們的青春，

他們的生命，

便這樣的平凡的飛逝了。

從那以後，

他們也就被赦免了！

故園的春

大風挾着黃沙，沉重地，
暴雨般，襲擊着春，故園的春。

春於是哭了，哀動的，
在村莊，在田野，在天邊，在貧困着的心上。

青青的麥苗呢？被掩埋了，
那是貧困者的一株株的靈魂啊！

門前的桃花，紅灼灼地，似往年，

主人的臉呢？深塗着秋天葉子的顏色。

糧食賤得不成樣，糧食行裏滿滿地，

貧困者的鍋底呢？兩天來絕滅了火的蹤跡。

榆樹下舉滿了飢餓的眼，

『榆錢』果真能救活龐大的貧困之羣嗎？

忍耐，叫號，傾軋，轉徙，死亡，

這是故園的春嗎？好偉大的悲情的劇！

春已失却哭的力了，面色蒼白如死人，

牠將倒斃在村莊，在田野，在天邊，在貧困者的心上。

春雨鎖禁了村莊

春雨鎖禁了村莊的咽喉，

村莊垂着淚跪向低低地天幕。

無聲的幽泣，朽了絃的琴，

村莊之肩，在上帝之前抽動。

新歸的紫燕，梁間低唱離情曲，

屋的主人，一顆心已飛向迢遙的遠方。

鷄聲裏濺出來寥落的沉悶的氣味，

愈薰透了少女的寂冷的徬徨的午夢。

溼的風，播散着冷冷地心情，

孩子們戴上斗笠爭拾取點點地落紅。

笛聲淒厲而且使人沉思，

幽居者的淚，幽居者的無字的詩篇。

炊烟隊隊，夢樣的逝了，

老嫗縷絲般嚙叨着滄桑的變遷。

鍋，冰冷的幾隻，如死人的頭蓋，

饑餓者搔着頭，肚子裏的春潮正澎湃啦！

柳條依依地，柔媚似女人的腰，

欲揭竿而起的英雄，應該悲憤的哭了！

無聲的幽泣，朽了絃的琴，

春雨依然鎖禁住春天的咽喉。

夜 雨

鼓着黑色的沉重的翼，
雨豁豁地從海邊飛來，
衝破了緋色的深幽的夢帷，
像西風吹逝了秋暮的明霞。

夜，湧起了無邊的騷動，
一個繁亂的清冷的騷動，
從這騷動裏，你可聆取，
各種心底的最深層的顫音。

雨水潤甦了蛙聲，

朦朧地，像浪漫詩人底醉眼，

夜之巡遊者淋溼了羽裳，

嗚咽，躲在搖蕩的樹底玄幕裏。

一個人，從黑暗裏跑過去了，

雙腳踏破了這雨聲，沉沉地，

又漸漸地消失了，消失了，

這沒留跡踪而誰亦不可復尋的足音！

秋月

秋月是聖潔的嗎？

她抵抗住西風的強暴！

她鍾愛大地的冷靜，

爲大地悄悄地披上黃金的寢衣。

她嫵媚地唱起飄零的歌，

葉子隨着歌聲跌下了枝頭。

賓鴻從她的身邊飛過去了，

她因而滴下了冰冷的晶瑩的懷遠的淚。

她的面色這時蒼白得可憐，

有如小園裏一朵白色的菊花。

她頭低下去了，低下去了，

冷落的小星正爲她索索而戰慄！

答百忌

枯萎了的一顆心，

像一枝夭折的白蓮花，

窮鳳仙的血也染不紅啊！

漫野的蟲聲，

也喚不出他的一粒淚珠，

他的悲哀已經雙倍於秋的！

他現在已失掉懷念的力量，

對於殁在黑雲裏的小星，

不再拼寫哀悼的詩章。

但是，朋友們請莫爲他掛念，
等到春風再起時，

枯萎的心還會萌出嫩嫩地芽！

鬼曲

那飛躍在天空裏的，

分明的，不是鬼的影子嗎？

雖然牠身上披着霧色的紗。

聽啊，那啾啾地聲音，

似殺伐又似仇恨，

凝結了，在枯楊梢頭。

流出來黑色的水，

看啊，從那貓惡的眼裏，
不，那是那黑色的血哪！

指頭上長滿了黃毛，
從裏面聳出來長長地爪，
爪子上哽咽着鮮紅的肉塊。

是的，來一個舞，
瘋狂的，帶着金石의 旋律，
普天之下莫非鬼土！

那不是鬼的影子嗎？

分明的，不是眼昏啊！

霧色的紗已從牠的身上褪落了。

秋

秋，漸漸地，漸漸地老了，
沉沉地，牠邁着蕭瑟的步子。

牠的眼寂寞而幽暗，

面頰上籠罩垂死的空虛

哀愁麻木了牠的神經，

牠已不再流出一滴眼淚。

任北風吹枯了牠的兩鬢，

冷雨啄殘了牠的一顆心。

梧桐落盡了葉子，

牠的棲宿處呢？

葛蘿擺藏了長蔓，

牠的遊息所呢？

牠成爲一個流浪的將死的老人，

沉沉地，牠邁着蕭瑟的步子。

趁着夜牠走向少年人的窗前，

頽然地窺觀着室內的青春。

室內的青春也有衰老之期嗎？

青春的心也會變成秋的心嗎？

牠又頽然地離開少年人的窗前，
在窗帘上曾遺下來顫慄的嘆息

猴子戲

鑼鼓的喧聲騎着那

尖刻的風，飛上衰老的樹梢。

樹梢上的黃葉蕭蕭下，

在夕照裏鼓着黑色的翅膀。

翅膀的背後預言着今宵的

凜冽的霜華，初試的薄冰

鑼鼓招來了村裏的人，

男，女，顏白者，無猜的天使。

這好像一個季節，對於他們，

又恰似一種權利，不肯放棄。

棉衣裳，臃腫了身軀，

老藍襖，也不少青色的，

漏花褂子，花斑豹子皮，

紅棉褲，鮮豔如寶石。

高髻，粗辮子，菊花式，

當然還有霍散毛，禿光的，

頂戴着白織絨手巾，不同式樣的帽子。

流繩飛了，人向後湧，

流繩停了，人足穩定，

廣大的廣場現在眼前，

人做了廣場的濃黑的邊線。

孩子戲弄着猴子，

猴子裂開眼，聳起來鼻子，

於是大人呵斥孩子，

孩子們的笑聲綻成一片

像場子邊的一塘老了的蘆花。

鑼鼓聲再起，

猴子耍爬竿，

猴子走到場子當中，

主人揚起手裏的皮鞭，

皮鞭下的猴子，皮鞭下的顫抖的心，

顫抖着期兩條腿，爬上了竿子，

牠怯怯地瞥一瞥主人的臉，

又怯怯地瞥一瞥主人手裏的高高舉起的皮鞭。

就此引起了觀衆的笑聲，

殘忍的笑聲裏飛落下

幾隻寥落的冰冷的銅板。

一隻小花狗又被牽到場子裏，

不用說這是一套小狗攢圈，

一只羅框站在場子一邊，

主人依然又揚起了皮鞭，

但是小狗向主人吠了幾聲，

主人說牠想同衆人討錢，
於是有的人真的投下了銅元，
於是小花狗也真的攢了圈，
殷勤的攢了一圈又是一圈。

這是一套猴子騎絲羊，

猴子騎在羊身上，

猴子好像做了官，

穿上花衣，戴上帽子和假臉，

儼然像一個人形哪！

但，牠胸中有沒有一顆人的心啊？

孩子笑了，大人也笑了，

猴子却在皮鞭下小心着扮演，
皮鞭外的笑聲，皮鞭下的感想哪？

鑼鼓聲息，散了場子，

衆人談笑着各自走回家去，

他們的腦子裏烙印着，

猴子和皮鞭，狗和羅框。

他們自己的頭上的鞭子，

他們自己的面前的羅框，

牠們會暫時的忘記了吧！

狗也會忘記牠自己的『尊姓』，

猴子也會忘記牠自己的『大名』嗎？

皮鞭下佈滿了戰慄和呻吟，
地獄裏囚首喪面的幽靈啊！

主人揀起了地上的銅元，
挑起了沉重的担子，攜帶着
妻子，猴子，綿羊，小花狗，
踏上暮色蒼茫的黃泥路，
寂寂地，尋找旅店。

颯颯地風，蕭蕭地落葉，
冰冷的髮鬢，冰冷的心，
迢遙的路程，悵惚的流浪人之足跡。

無題

鬱悶的一顆心，

似黃梅時節的陰雨天。

烏雲要壓塌了四空，

涼風一絲兒也不吹來。

淚珠滾滿了兩頤，

兩頤白得像臘色的紙，

抬頭望着窗外的天，

黃葉正合唱飄零的歌。

一陣烏鴉橫飛過去了，

渺茫的瞬息間的影子呀！

錘手

鳴——鳴——鳴——

也應當如 12 34 56 7

畫着高低疾徐的符號。

然而這不是樂音，這是風聲，

風聲嗎？鳴——鳴——鳴——

似是荒老墓地的鬼號；

雨在簌簌地落，清冷地，

也是沉痛的，那是鬼之淚嗎？

夜輾到初冬的一個輪齒，

牠黑得如狗熊身上的毛，

那是多駭人哟，刺人靈魂的黑，

村裏的人都躲到被窩裏去，

把黑暗撇在溫暖的夢之外。

宇宙毀滅了，時代也死了，

誰復記憶起，

地球的年歲，天的音容，

洪荒，二十世紀之文明？

然而還有活在這裏的人，

那便是兩個笨壯的錘手。

他們正在用力的打着油，

爲着他自己，他的孩子，他的妻，

揚起來的沉重的鐵錘條的落下去，

同時落下去的是他們的「呵唷」的似嘔吐的聲音。

沉重的鐵錘又舉了起來，

鐵錘下描出來一顆禿的頭，一副黑的臉，

一雙睜大的眼睛，兩列白色的牙齒。

這是人嗎？誰相信？

油從豆子裏榨出，

汗從他們身上的毛孔裏流出，

一股股地汗，一股股地油，

不停的榨，不停的流。

豆子在包袱裏擠成了結實的餅，

他們在錘底下送去了，

他們的一點點，一滴滴地生命，

他們的生命是毫不足惜，

他們對於牠從沒有過寄客與算計；

他們只算計着衣裳，飯食，

他自己，他的孩，他的妻。

一間小屋，矮矮地，

烟熏的上蓋 烟薰的牆，

牆角裂開一隻嘴，闊闊地，

一盞小洋燈，昏暗的光亮。

這裏活着兩個人，

兩個寂寞的生物，

好像一對烏魚正吃着自己的足。

通——通——沉重的錘聲，

再也震不破這黑如狗熊身上毛的夜，

再也驚不醒這徜徉在溫柔夢裏的人

一更，二更，三更，

兩個生物的頭痛，臂痛，

但是他們沒有權利顧計到自己的頭臂，

上帝只准許他們顧計着自己的衣食。

他依然不停地把錘舉起來又落下去，
屋外的風雨在錘聲裏漸漸地消失。

恐怖

不會飛逝了吧，

棲於秋禾之穗上的。

農夫的華羽的夢？

東風不掉轉頭，

雨又在落了，

一同地也落下來銀色的恐怖。

華羽的夢是奢侈的嗎，

血和汗灌溉過的秋禾，

天似不應拏作開心的資料。

無聲的古潭

沒有熊熊地炭火便沒有冷冷地死灰，
烈烈地熱情之後曾繼以嚴嚴地冷酷。

讓你赤裸裸地心變成悽豔的紅色的雪吧！

讓紅色的雪落滿在山之巔，水之涯，樹之梢，田之畔。

雪之野，雪之樹，雪之水，雪之山，雪之世界，

世界底活躍地靈魂於今奄奄地在雪之中葬埋，

寂寥的渦流在天地中激蕩，使你欲哭無淚，

縱巨石滾落了古潭，也沒叫出來縷樣的回聲。

烏鴉呢，變成黑色的雲塊掛在天末，

默默地，俯瞰着山谷中老鷹底僵直的屍體。

這時你彷彿聽得見從地球底那邊傳來了低微的幽泣，
送葬的喇叭也隱隱播送着纏綿的淒厲厲地哀音。

詩人底筆搖不動了，像無風的雪朝的樹梢，

詩人底喉管也破裂了，從此曼妙的詩章窒死在詩人底懷裏

。

紫藤花

紫藤花

一串串地深垂着，

一串串地紫色的心。

新生的葉子，

嫩綠裏暈着薄紅，

顫動得如初吻的少女底嘴唇。

蜂兒懷了迷戀病，

牠深吻紫藤花心窩，

又飛開來模糊的啾起愛的歌子。

鄰近一座柏樹林，

鳥兒躲在那裏舉行音樂會，

祈求上帝將幸福降與紫藤和蜜蜂。

紫藤花旁站下一個流落人，

他舉首凝望掛起朝陽的天邊，

他記念起那天邊下另一棵紫藤花。

丁香花

丁香花

輕鎖着眉梢，

咽不盡的憂鬱味。

樓頭的主人

接觸了丁香的眼，

他心裏遂瀰漫上黃昏時節的烟雨。

鬱悶的一顆心，

渡過春之空，

飛向那座，

漫披苔衣的古城。

夕陽，冷靜靜地，

斜睨着丁香花，

斜睨着樓頭的主人，

牆邊的楊柳正低吟幽情。

詩人與貧人之春

當詩人像迷途的兔兒偵尋故居，

刺探芳芬的春底消息時候；

春已經先將她底大批衛兵——飢餓派來，

於是鄉間幾乎家家都分擔了飢餓的招待。

貧人底園子裏僅剩着空氣，

老鼠把園子和空氣都嚼碎了！

春來如千金閨秀在地毯上嫋嫋之款步，

詩人早遙遙地跪在她底面前朗誦，

自己新製的妍麗的詩章爲伊祝福。

貧人底眼掙扎着有如垂滅之燈光，

到樹枝上去尋覓他們殘餘的生命。

楊巴狗，（註一）柳芽，榆錢，桑芽……………

遭了大劫，如土匪洗劫後之村莊。

葛花菜（註二）是頭等的筵席，

饕餮的腸子未有知足的時候。

春之盛裝如古代的皇妃，

蝴蝶是善舞的宮女，

小鳥是妙譜的樂師。

詩人醉眼朦朧的搖動生花的筆。

宛如立進清平三章之李太白。

貧人底臉腫似金魚瓶，

腿與胳膊細如麻子的稻桿。

僅有的二畝地賤賣也無主，
即使有牛驢也換不來一文，
託親拜友從城裏放錢鋪揭來了賬，
五分利息猶帶有無限的恩情。
城裏差來如虎的催徵警來提徵，
拿出錢完上糧百無話說，
否則鐵窗滋味就請你品一品。
春卸了盛裝，不久要歸去，
詩人於是又湘夜趕製送春詞。
感傷的調子譜出無限的依依，
像一對情侶將作長別離。
她底衛兵——飢餓橫行鄉間，

貧人攜帶着和死頑強抵抗的身軀四方逃難。

人如無數道的河流交叉的流着，

喘吁，嘆息，哭泣，呼號；……

捲成朵朵地重重地浪花，在無花的沙漠上放着奇彩。

浪花叢裏有時也泛出一顆兩顆骷顫，

三根五根白骨，白骨上粘着鮮紅的血絲。

這交叉的河流自消自長，以氾濫的心情尋求歸宿，

地球只默默地在軌道上邁步，未道出半點消息。

註一：楊巴狗即楊花，大楊未生葉前即開放，花小，

成簇狀，徐州農人稱爲楊巴狗。味微苦，遇春

荒時，貧者多摘而食之。

註二：葛花菜卽紫藤花，錫人稱之爲藤花菜，或葛花菜。暮春上旬開放，霞色燭天。農人摘取而食，味頗美，街市上亦多賣者，每斤約值五十文。花盛期約爲一週，人咸稱爲葛花季云。

思

射穿了，歸去的心
，用霖雨之彫翎。

銀色的幕掩閉了歸路
，掩閉了悲喜之偉劇。

樓頭的簫聲播揚着他的鬱傷，
蛙與雨之伴奏。

簫聲倦了，他低垂着眼，

沉重的影子壓碎了他殘餘的青春。

絕望的希冀

絕望的希冀奠定了我人生的墓基，
上帝將陪葬我以最酸苦的淚珠裝成的項圈

此時我的心口猶有點微微地跳動，

因為我的熱情尚未被風雨全部剝蝕。

一息的熱情還值得憐惜嗎？

對於「死」我並不如一般人所感覺到之畏懼。

當然我沒有喜悅，並想不過於悲哀，

但是我不敢沈思，一沉思悲哀就會如暴風雨之襲來。

但是你有權力能制止得住沉思嗎？那又不能，

那就如你不能制止得住春風春雨摧落了桃花一樣。

一切之於我都如夢樣的飄渺，夢樣的虛幻，

天地也不過如小兒手裏的風箏，在人眼裏只留下個瞬間的
影子！

長江和一條不知名的小河，

不是一樣的朝朝暮暮不息的逝去的嗎？

此時我無所希冀，並一無所有，
有的只是一息的熱情正被無情的風雨繼續的剝蝕。

夜之哀歌

冷寞地，珊瑚的心，
鬱結着杜鵑的哀傷。

欲效杜鵑啼血嗎？
夜正沉沉地酣睡！

星和月大了蹤，
火的笑靨哪？

海水已腐臭，

泣珠的鮫人哪？

蠱蛙蝕了黃金，

海的誓，山的盟哪？

黑色的風，黑色的園林，

黑色的旋律的生命綫。

精靈齒縫裏泛出來了血，

鷗鳥蹄爪下騰起了絕叫。

粉蝶的肥肉繁榮了花，

戰蟻的枯骨造起來凱旋坊。

蝦蟆睨睨地巡迴地飛，

鸚鵡不能言伏在泥底下幽泣。

夜猶沉沉地酣睡嗎？

伺伏在天之外的曙光啊！

鬱結着杜鵑的哀傷，

冷寞地，珊瑚的心。

最後的一顆星

不容我有一粒光明嗎？

烏雲竟刮去了我的

最後的一顆星！

也是最後的一片花瓣，

從我的心頭上飄落去，

我的心頭驟感到冰霜的嚴寒。

眼前的黑暗如海，

蝙蝠也不勞振翼了罷，

我厭聞世間上一絲的聲音！

讓我靜靜地死去呀，

野鼠已爲我掘好墓穴，

我將陪伴着黃土長眠！

我並祈禱

一切小蟲莫腐蝕我的屍體，

而黑暗已毀滅了我的最高價的靈魂。

我沒流出一滴眼淚，

我沒叫出一聲嗟嘆，

已經泛到口腔裏的悲哀，
我把她嚼碎了又重新吞下肚去。

自己的悲哀無須宣示於人，
偉大的創痛終是祕藏的吧！

黃花無語的萎落，
孤兒匿聲的流浪。

忍受住當前最大的恥辱，
面上仍浮着悽慘的笑容。

而一語一默間，
腹內的腸子却寸寸地斷了！

白楊樹上的鬼叫，
令我全部起了戰慄，
眼前的黑暗如海，
我的最後的一顆星呢？

田園鳥

飛 飛，已經飛到最下處了，

這是十足的不折扣的農民的天地。

我不能再向下飛，

叫我還能飛到那兒去？

我不能攢到白楊樹底，

因為我不是個螞蟻。

我不能攢到麥田裏去，

因為我不是個螻蛄，

我不能攢到牆洞裏去，

因為我不是個老鼠。

於是，我在地上走動，

我變成了最下處的一員。

我和螞蟻談過話，

牠告訴我：白楊樹的根已變成了枯骨！

我和螻蛄談過話，

牠告訴我：麥田的金粒的夢已斬首示衆！

我和老鼠談過話，

牠告訴我：牆洞裏正呼號着顛沛流離的北風！

牠們更告訴我些另外的消息。

恕我不在此一一述出，

因爲那會使大家頻蹙，

說不定還會惹大家泫然流涕！

我看到一張張的農人的臉，

那上面都掛着生之罪的烙印。

他們像蛆一般，

爲生之罪而輾轉而叫號，

除此他們別無所有，

彷彿他們都爲受生之罪而生的，

自然，人類，國家，民族，文化，

對於他們的刺激，還不若他們身上的一個跳蚤。

他們的愚蠢也像他們所豢養的牛驢，

到頭來出盡力氣，作刀下之鬼魂。

飛，飛，已經飛到最下處了，

這是不折扣的十足的農民的大地。

但是，我見到什麼呢？

我聽到什麼呢？

我能在這兒做些什麼？

我不能點石成金或畫餅充飢，

枯骨可以復蘇嗎？

首斷可以再生嗎？

流離的北風也只有任牠叫號，

科生之罪的農人，誰又能抹去他們臉上的烙印？

這死寂的荒廢的田園，

也就像這死寂的荒廢的五千年的古國！

田園鳥 實價三角

著 者 姚雲帆

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江蘇省感化院代印

9
16.03